

中国第一部梦幻武侠作品集

DONG FENG PO

罗洁 / 主编

东风破

武侠新概念



江湖多少事？

东风吹破离愁，

对饮一壶漂泊，



中国第一部梦幻武侠作品集

DONG FENG PO

罗浩 / 主编

武
侠
新
概
念

东风破



朝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风破/ 罗洁主编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05.4

ISBN 7-5054-1193-4

I. 东... II. 罗...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6408 号

东风破

主 编 罗 洁

策 划 罗 洁

责任编辑 焦雅楠

责任印制 赵 岭

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66(总编室)
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字 数 180 千字

印 张 9 插 页 8
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054-1193-4/G·0580

定 价 20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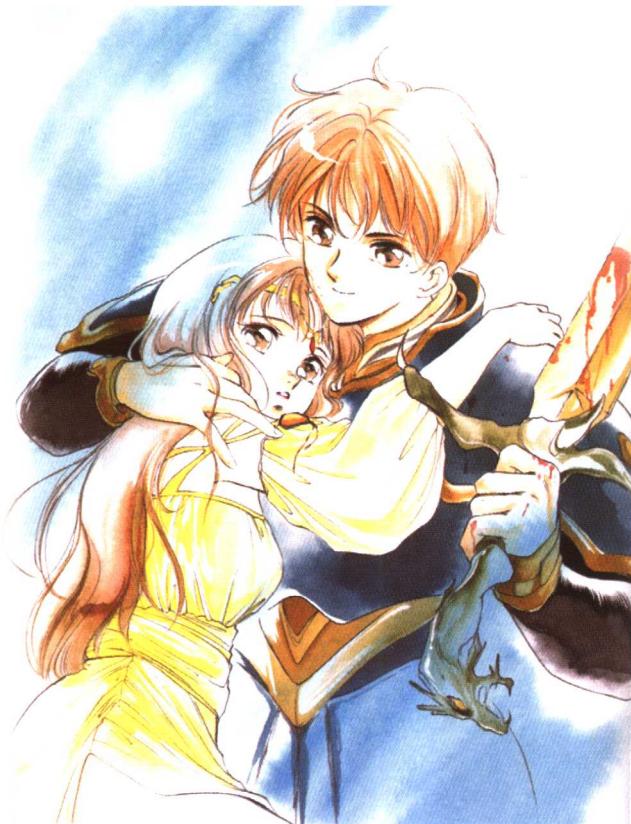
《夕阳下的奈何桥》 P247

我把他的剑埋在奈何桥头，希望他某一天想起我，回来看看。那把剑会告诉他，曾经有一个不愿意忘记过去的女孩，为了他，喝下了一杯孟婆汤，去解那化不开的缘分。

★ 《奈何》 P174

我叫奈何，我是个杀手。六岁那年想要保护我惟一的亲人爷爷，杀死了那个想伤害爷爷的男人。那个死去的男人，也是上官恒惟一的亲人。这是注定的劫。我们始终，无可奈何。





《剑客无心》 P 58



铁匠和杀手原本一样，都活在同样的规则里。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也会被人杀死，我只是希望能死在她的剑下，用我自己做出的剑。

暮南公主为怜惜年幼的妹妹，代她远嫁和亲，与她默默相爱的蒙戚将军护送她至番邦。

一路上的惊险悲欢让爱如东风，欲去又还不去，终还是破了。





《孟婆汤》 P 14

世上有一种药叫“天香豆蔻”，它能使垂死之人不死，但却不能活人。

传说世上还有一种药叫“孟婆汤”，它能使人还阳，但却令人忘却过去。



《风波变》 P1

平生第一次，他用了这决杀的一招，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子。可就是这仅有的一次，已足以让他悔恨终生。江湖，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的仇怨？

★ 罗洁 JJ 和她的心情花园

谁是罗洁 JJ?

图书策划人,本书主编。原名罗洁,典型的双子座女生,聪明机敏,人脉不错。终日混迹于网上江湖,人称“罗洁 JJ”。为什么不是“罗洁 MM”?看来岁月无情,郁闷!

武汉大学编辑学专业毕业,生来就是要做编辑的。策划过好多好多图书,从前总是编艺术类的、文化类的书刊,但近两年来,迷上了青春文学书刊的策划和编辑。近期策划的图书有《爱你等于爱上眼泪》、《偷心大盗的偷心魔咒》、《我是你肩头的落花》、《魔咒就是 9 滴泪》、《天使爱做白日梦》、《妖精只在夜里哭》、《东风破》等等,这些书不知你有没有看过?

是感性的人。是心思细腻的女子。愿意整天沉浸在最美好的情感故事中。所以,她编的书,不管纯情的也好,魔幻的也好,武侠的也好,终归是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终日为情所绕,但不为情所困,呵呵。据说,重情重义之人,心态会很年轻,心中如有花园,常年鲜花怒放,满园芳香。

是认真的人。有着不计得失的执著。做书如做人,一贯坚持在每一本书的每一个环节上做足文章,于细微处见精神。读她的书,你可以在文章中,在封面上,甚至在最细小的插图中,读出她的良苦用心,读出一丝丝的感动。是追求完美的人。不愿意让自己失望,更不愿意让自己的读者失望。像苛求的花匠经营自己的花园一样,她在自己的心情花

园里播下种子,洒下汗水,希望收获满园书香。

罗洁 JJ 欢迎读者与自己交流,对自己的书多提意见和建议。也欢迎邮购,需要罗洁 JJ 签名的请特别注明。联系方式:
luojie001@sina.com



东风破

dong feng po

1/ 风波变

14/ 孟婆汤

22/ 命运是一道伤

31/ 流离马

51/ 东风破

58/ 剑本无心

66/ 藏游·堕泪

77/ 魔域情缘

89/ 在你的掌中跳舞

94/ 月魔蜘蛛泪

101/ 唐门少女的千千心结

108/ 幽冥劫

118/ 埃拉西亚最后的佣兵

129/ 你可知道我爱你

138/ 暮春

150/ 夺魂镖

161/ 锦瑟无端五十弦



- 168/ 玉芙蓉
174/ 奈何
180/ 冰封王座
193/ 秋煞
198/ 风之魂
207/ 迷雾城
215/ 暗黑情人节
223/ 灵狐
233/ 荷心残剑
242/ 这个杀手不太冷
247/ 夕阳下的奈何桥
256/ 梦蝶
259/ 永在路上



风波变



平生第一次，他用了这决杀的一招，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子。可就是这仅有的一次，已足以让他悔恨终生。江湖，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的仇怨？

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
能不忆江南？

正是草长莺飞的锦绣时节，在通往“飞雪岩”的山路之上，一名年轻女子正仰着头，默默凝望着山巅。她年约二十，一身淡黄的衫儿，乌发在脑后随随便便地束起，披拂下来，淡雅又不失自然。一柄长剑系在她腰间，但看见她的人往往都忽视了它，因为谁也无法把这么一个美丽的少女，同这种杀人的利器联系在一起。

但这少女却确确实实是要去杀人的。她要杀的人，就独居在这“飞雪岩”的“流瀑峰”之上。

那个人叫吴风，是江南吴家的最后一个传人。

她在很小的时候，就听人说起过江南吴家。这是一个有着

无数传奇的家族，每一个成员都曾做出过些惊世骇俗的事情，为当时的江湖所不容。他们有数不清的仇敌，却仍然我行我素，不将别人放在眼中。什么规则、什么约束，吴家的人对此嗤之以鼻、不屑一顾。

那时候她小小的心中很向往这么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很想亲眼一见吴家人的模样。但是后来她知道，即使她见到他们，那也只能作为敌人，而不是朋友。

她是大理聂家的后人，她叫聂青。聂家的长辈在她还很小的时候，就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告诉她：在她继承聂家的衣钵之前，必须先去杀死吴家的后人。因为在很久以前，两家就结下了仇怨，这种仇怨，不到其中一方完全消失，就永不会结束。

为什么江湖中总会有这么多的仇恨？一直要延续到下一代，再下一代，永无休止？她不明白，但她也还是这江湖中的人，所以她没有选择。

家里的人对当年为什么和吴家结怨一直讳莫如深，聂青从最疼她的小姑姑那里隐约知道：当年在三姑姑的婚宴上，吴家的一个年轻人曾来大闹，最后竟然带走了三姑姑，不知所踪。这使聂家颜面尽失，自然不肯罢休。横刀夺爱，这也不是什么侠义行径，反而是相当可耻的一种行为。那个人和三姑姑既然不知去了哪里，这笔账只有算在吴家头上，这才演变成了两家几十年的仇怨。

聂青可以想像得出当年那种惊惶的场面，在洞房花烛之夜却被拐跑了新娘，这当然可算是一种奇耻大辱。但是她又想起小姑姑说完这件事后的那声叹息：“那时候我也还很小，可我记得三姐姐面上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……我想，她离开时是幸福的吧？他们一定想不到会引出这么大的风波。”

真正的当事人还在幸福地生活着，其他的人却在为此而拼命，聂青觉得可笑，但她还是必须去杀那个人——吴风。

峰巅是一片灿烂的花林，聂青没有见过，却听说过这种





花——樱花。这正是樱花怒放的时节，却已有片片花瓣随风而落，有一种凄凉的美。聂青却无暇感慨，她的目光已落到林中一人孤寂的背影上。

那人一身白衣，身材瘦削，正凝望着漫天的花雨飘坠。虽然只是背影，聂青的直觉却已肯定地告诉她：这个人，就是吴风。

她审视了他良久，心情慢慢平复，于是想起自己来此的目的，终于开口道：“樱花落了，你的死期也就到了。”

吴风慢慢转身，只看了她一眼，面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已缓缓向林外走去。聂青怔了一怔，只听他的声音道：“去林外断崖，莫玷污了这花。”

聂青随他走出花林，老远就听见轰轰的水声，原来已来到了一个瀑布前，这里一定就是“流瀑峰”了。吴风早已在崖前立定，正回过头来淡淡地望她，却不说话。

聂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在这么美的地方大打出手，本身就是一件很煞风景的事情。如果她不是那么敏感细腻的人，也许就不会在乎。但她是在乎的。

隔了好久，吴风才淡淡道：“你可以出手了。”

聂青呆了一呆：“你不问我是谁，为什么来找你？”

吴风眉尖轻轻上扬，竟然微微一笑：“无非是上代或更久的仇怨吧？听不听都无关紧要，它改变不了什么。”

聂青的眉毛也向上扬了一扬，冷冷道：“至少你该知道，杀死你的人是谁？”

吴风看着她，又一次微笑了：“死的人，未必是我。”

聂青开始有些恼怒，却仍坚决地道：“你有可能死在我手上，我必须让你知道我是谁。你记住，我是大理聂家的传人，我叫聂青。”

吴风的眼神中似乎有一丝欣赏的神色，却没有说话，只微微点了点头。

退无可退了，只有出手。聂青就在他点头间，已猝然出手。



聂青虽年轻，但她已是聂家数二数三的高手。她不敢说自己是第一，因为还有一个聂波在。聂波不是聂家的子弟，他是聂家人八年前途经中原时遇见的，那时他只有十来岁，似是刚从高处跌下，伤了头部，只记得自己的名字中有个“波”字。聂家人将他带回大理，以聂为姓收留了他。他有学武的天赋，只短短几年，已成为聂家的第一高手，无人能敌。

剑气纵横。聂青这才注意到吴风所使的剑只有一尺五寸，这么短的剑，却能使出偌大的威力，慢慢将她笼罩在剑气之下。他也不过才二十七八岁吧？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武功？

聂青想起临行前长老的千叮万嘱，自己是不能失败的，因为自己是聂家的后人。她把心一横，长剑一削，已将二人立足于其上的那块巨石切断，于是他们都随着碎石向崖下坠去。吴风急一伸手，已抓住一块突出于岩壁上的岩石，这才止住下坠之势。这时聂青自他身边落下，不假思索地，吴风一伸右臂，已将她接住。

聂青吃了一惊，只听他道：“不要乱动。”已抬头向上望去，似是在寻找上崖的落脚之处。吴风为了接住她，早已抛去了手中剑，而聂青却仍握紧自己的那柄剑。如果要杀他，现在就是时候了。聂青告诉自己。可是她望着吴风那苍白而俊逸的面容，心中忽地犹豫了一下。

这个时候犹豫，意味着她不会再有机会杀他。她知道，可是已对自己无能为力。

吴风并不知道她内心的交战，轻轻一纵，已跃上山崖，这才将她放下。聂青很想问他为什么会救自己，可是当她看到他苍白而又俊逸的面容时，面上忽然微微一红，再也问不出口。她怔望了他良久，终于什么也没有说，转身离开。

直到走出老远，聂青才敢回头再望上一眼，只见危崖之上，那个小小的白影还在，山风吹得他衣袂飘飘，宛似神仙。这一刻，聂青心中又是怅然又有些难过，觉得自己已经和以前有所不同。





这一间终日门窗紧闭的屋子中，充满了一种发霉的味道，但聂波却不敢皱一皱眉头，因为在低垂的帘幕后，便是聂家的领袖——长老。

长老以前叫什么名字，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，在他承接了聂家的衣钵之后，别人就只叫他长老，以至于他原先的姓名反而已被遗忘。聂波知道以后聂青也会是这样，但他很不希望看到这一天。在他看来，不论是谁成为长老，住进这间屋子，其实都只是被埋葬而已。他不愿意聂青被埋葬，因为从八年前他第一次来到聂家时起，他就已在心中喜欢她。

“青儿这一段时间有些异样，你知不知道原因？”帘后传来长老的声音。

聂波一怔，他想不到长老叫他来是为了这个。他想了一想：“好像自从一年前自中原回来以后，她就有些不同。”

“你想不想知道原因？”

聂波又是一怔，他当然想知道为什么这一年多来聂青都闷然不乐，可是他每次问，聂青总不肯回答。他点了点头，却没有作声。

“她近日又要去中原远行，我想原因应该就在那里，在她此行之中。”长老顿了一顿，“你已是聂家第一高手，你可以暗中跟着她……青儿是我们聂家的传人，以后是聂家的领袖。我不希望她受到伤害……我想，你也同我一样。”

聂波呆了一呆，这才道：“是的，我不会让她受到伤害。请您放心。”

“小姑娘，明天我就要走了。”聂青坐在一名中年美妇的身侧，道。

那美妇担忧地皱着眉：“青儿，你真的决定这样做？你不要忘了，吴家是我们势不两立的仇敌。”

聂青眉宇间现出几分坚毅的神色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是那已

